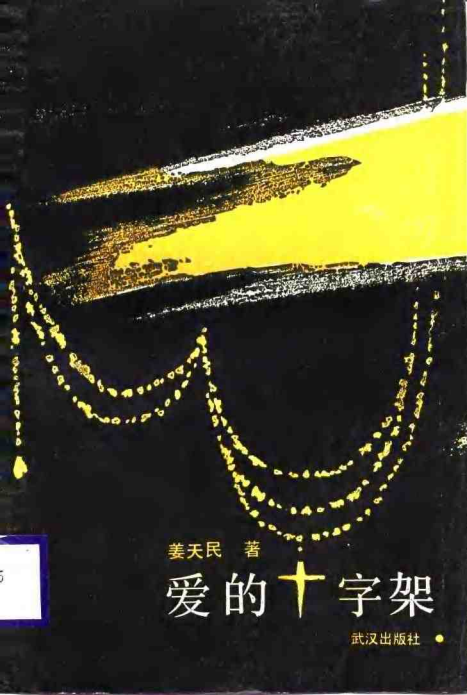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姜天民 著

爱的十字架

武汉出版社 ●

IR47.5
3324
3

北京圖書館藏

姜天民 著

爱的十字架

武汉出版社 •

B 560521

内 容 提 要

《爱的十字架》是青年作家姜天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集，共五篇，为《这支歌是美丽的》、《飘泊的云》、《爱的十字架》、《凋零的梨花》、《〈听涛〉创刊号》。

小说或讲述一个逝去已久的凄凉但同时令人思恋的爱情故事，或展现改革年代青年工人锐意革新精神风貌，或诙谐地描写“文学病”蔓延下几个小青年创办刊物的辛酸，或沉重地揭示政治动乱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……主题积极，情节生动，语言优美，读后能给人一种纯真的艺术享受。

作者曾获过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

爱 的 十 字 架

姜天民 著

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武汉市江岸区江顺路一村附180号)

湖北省新华书店经售 湖北省新生报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9.875插页2字数510千字

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0 000册 定价：3.20元

ISBN 7-5430-0159-4/I·20

· 目 录

这支歌是美丽的…………… (1)

飘泊的云…………… (60)

爱的十字架…………… (138)

凋零的梨花…………… (237)

《听涛》创刊号…………… (261)

这支歌是美丽的

——在雅典达尔菲的阿波罗神庙的门廊上，有一块石版，刻着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的一句话：“认识你自己！”

如果这座小城的郊区不是出乎意外的有一股温泉，那就绝对不会吸引这么多的游客；假如不是因为游客多而原来的旅馆太小，那也就根本不会建这座漂亮的绿云宾馆；倘若不建起这座绿云宾馆，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从全市的姑娘中间，挑来选去招收这么几个服务员。顺理成章却又耐人寻味的是，要不是天晓得从哪儿来了一个会说大话的小伙子，毫无理由地走进服务员们的生活，那么，上帝作证，这几个姑娘将会依然如初地亲密友好，和睦相处。象一树梅花的韩竹梅，身体苗条修长，似乎有几分单薄。衣着浅淡，面目清丽。文静沉着的脸上，经常挂着浅浅的微笑。即使是一人独处，在默默无言之中，也仿佛时时从心底滋生出神秘微妙的愉快来。微启着红润的小嘴，长睫毛一眨一眨，墨玉似的眼仁闪着温柔和惠的亮光，好象始终沉浸在一种美丽的遐想中。在宾馆

里，对同伴，对旅客，她总是那样不卑不亢，谦逊和蔼，说话声音纤细清甜。她轻轻地洒扫擦洗，缓缓地上楼下楼，那神情，那步态，显得安和宁静，从容娴雅。一句话，她真美，美得令人嫉妒，令人肃然起敬。于珊可就不同了，衣饰大红大绿，光彩照人。配上她粉面桃腮，珠圆玉润，漂亮（是不是美呢？）得令人害怕，令人颤栗。对了，她简直就是一株美人蕉。她健康匀称的身体时时蒸发着消耗不尽的热情，要她坐下来静默三分钟，她马上就会得病。走起路来，身上带着一股风，赶得鸡飞狗跳。上班做事，干净利索，拖把抡得噼叭作响，脸盆十有八九被她磕掉了瓷。她心直口快，倔强泼野，大声叫嚷，牢骚满腹。笑起来全身颤动，笑声又响又脆，震得玻璃窗叮当有声。黄秋萍呢？矮胖矮胖，有一张圆圆的微凹的脸。鼻子、眼睛都生得很端正，但安装得不够科学。多半是因为她那该杀的父母在生她之前设计失误，计算不够准确，或者是一时粗心大意，违犯了美学法则。所以，不算难看，但绝对称不上美或者漂亮。可别小看这一微不足道的差异，竟造成她的心理变态，自卑而又自傲，多疑而又多忧，离开了轻蔑和自负，她就难以维持心理平衡。不错，她就象一盆仙人掌，花开的不多，刺却长得不少。噢，还有赵云英，值得骄傲的是她个子高，身材理想极了。据说，身高是当代女子美的一个重要标准。她面部、肢体几乎太完美、太匀称了，只是皮肤虽然光洁，黑色素似乎多了那么一点，象一株黑牡丹。她是属于那种不能进一步想、便退一步想的人，对一切都很淡漠，所以很少有烦恼，在生活中，自会寻找到乐趣、安慰，有一种超脱的、与世无争的、宽宏大量的、但多少都蒙上一层无可奈何的色彩的个性……够了。这

四个姑娘都在二楼上班。每天迎来送往，接待导游，送开水、端饭菜、拖地板、擦桌子……繁琐，忙碌，平庸，单调。这里没有美感，没有荣誉感，没有自豪感。这里与神圣庄严、英雄主义、惊天动地，甚至与闲情逸趣、自甘其乐都不相关。这里只需要克制和忍耐，需要完全地忘我，无私地为人，用自己的勤劳、谦逊、礼貌、温情、细心，文明的语言和爱抚的微笑来铸成别人的幸福、安适和欢乐。一个完美的服务员，甚至比一个出生入死的英雄还难当得多，相信么？好在他们一回来宾馆多年，惯了。平时无论她们心里有怎样的波动，表面上仍总是保持着姑娘们的风度，谦和，宽让，相处得挺和气，也挺安静。可是，有一天，突然那个胆大妄为的小伙子来了，竟敢涉足这块美丽宁静的花地，于是，本来一曲多声部和谐而优美的生活之歌，出现了干扰的噪音……

二

噪音！只要于珊一进屋，你就别想有安静，更不必说你想看书或写诗歌什么的了。

可是，和她同住一个房间的韩竹梅，却偏偏爱看书。岂止爱？书简直是她赖以生存的东西。朝她房里看看吧，天哪，床上、桌子上、椅子上到处都是书，还不算她的那个整天锁着的书柜。哪里象个服务员，干脆就是个大教授。除了上班，她没有别的爱好，全部时间都消耗在书里了。她什么样的书都读，常常沉浸在那些文学名著里；有时又为着发现同是《第六交响曲》，贝多芬的是《田园》，柴可夫斯基的是

《悲怆》而喜出望外；为着斯大林“每天一定要读五百页”的读书定额而惊讶不已……慢慢地，她成了宾馆里有名的女才子，心理装的东西可真多。要是有人为了什么问题争论不休，最后便说：“问一问韩竹梅去……”如果要接待什么重要的领导人或外国旅客，那么堪称伯乐的弟弟的老经理便吩咐：“找一个人顶班，让韩竹梅领他们去游览温泉……”平时，宾馆里办墙报，总是她当总编辑，有时候她还爱写点诗歌什么的。太忙了，以至她顾不上处理自己的生活琐事。幸亏有个于珊，热心快肠。两个人的房间，大都是她抢着洒扫、擦洗，有时甚至提洗澡水、买饭菜一些生活小事，也是于珊抢着代劳了。“看你的书去吧，瞧你那个慢腾腾的费劲样儿，还不如我顺捎做了爽快！”赵云英见她捧着厚厚的书在读，总是苦笑着摇摇头：“你 是 何 苦 呀？又当不了文学家，有那个时间躺一躺，看看电影，或者同男朋友一起去散散步不是愉快些么！”而黄秋萍呢，惯把扁扁的嘴一撇，掉过脸去，似笑非笑：“她呀，本来该去读大学的，可惜当了服务员，把这份天才放错了地方……”韩竹梅听了这些议论，却不以为然，只是温和地自信地笑笑，从于珊手里抢过扫把水桶，忙着打水扫房间，然后又坐了下来，进入书里描写的那些神奇而美丽的世界和灵智感知的海洋中去了。难道不正是因为书籍，才使人超越于生活的狭小天地，使人生变得丰富，高尚起来的么？

在这一群姑娘中间，韩竹梅的年龄最大。高中毕业后到农村插队劳动两年，受过生活的磨炼；插秧，割谷，修水库，当民办教师。来宾馆当服务员，穿着洁白的工作服，上班下班，她心满意足。她会写一手钢笔字，能背诵“日照香炉生

紫烟”等几首唐诗，还会打算盘。在女伴们中间，她算得上大知识分子了。而她自己也一度认为，只要认得房间号码、钥匙号码、电话号码、车辆号码也就够了。她的文化知识除了胜任本职工作以外，还有节余，足够记记自己的生活小账和写写恋爱信什么的。从此再也用不着翻字典、查资料了。可是，谁知没过多久，她遇见一个讨厌的喜欢饶舌的旅客，使她难过了许久，也因此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。

那还是三年前的事。韩竹梅正用一把棕扫帚轻轻地扫着内走廊里的地毯，碰上住在二楼高级套间的一个旅客游览温泉归来。这是个五十多岁的干瘦老头儿，披着一件黑呢大衣，长着两撇长长的寿星眉。那神态令人敬畏，说话却和蔼可亲，寻根问底的脾气又使人心烦。他开了门走进自己房间，不多一会又端着一杯茶走了出来，站在走廊边，望着她，笑咪咪的。怪！

“你知道这地毯是哪里产的么？”他问。

这该去问经理，或者问后勤供给科的采购员。她笑着摇摇头。

“不知道？告诉你吧，波斯产的。波斯，你知道它的地理位置吗？也不知道？哈哈！”

是嘲笑她么？她脸红了。可是……

瘦老头在走廊里踱来踱去，自言自语了一阵：“这儿有著名的八景，‘温泉春暖’是第一景。”停了一下，他又问韩竹梅：

“你知道温泉是怎样形成的么？”

她怎么知道呢？她又不是地质学家！

“哦，你知道这温泉有多少年的历史了？”

她真要告饶了：“这些，我没有想过……”

“那么，你会背诵几首描写温泉的诗词么？”

日照香炉生紫烟！不对，这是描写瀑布的。那……韩竹梅又无可奈何地摇摇头。她望着那老人笑眯眯的脸，羞愧得恨不得赶快躲开。她低着头只顾扫地毯，心里难受极了。

“这里有个‘洗墨池’，是王羲之洗墨池，当然是传说。可是，你知道王羲之是哪个朝代的人？他的书法艺术特点是什么？”

韩竹梅停了下来，呆站在那里。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她什么也不知道！她很生这老头子的气，干嘛要这么逼问她呢？可是她也生自己的气，真笨！真丢人！她想哭！她仿佛做错了事似的，可怜巴巴地拄着扫帚站着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我……我才来宾馆不久，我……”说着，急忙端起盛垃圾的铁屉逃跑似地下了楼。

后来，她才知道，这老人是省旅游局的局长。这小城已准备开辟为旅游点了。

她为此苦恼了许久。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，她感觉着羞耻。她也终于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和浅薄，看清了自己的弱点。光凭着勤谨、热情和耐心细致仍是不够的。宾馆，每天接待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各种各样的旅客，他们常常会向你提出一个个意想不到的问题。请你介绍一下温泉风光、名胜古迹；喜欢和你谈谈诗歌、绘画、电影、小说、历史和一些名人轶事，以驱除旅居的寂寞；有时候来了首长和上级领导，还会开玩笑地有意考问你……没有丰富的学识是当不好宾馆服务员的。从那以后，韩竹梅开始有意识地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了。一个人只有认识了自己，才能很好地塑造自

己。

不久，从省城到这里通了旅游车，到温泉来观光和沐浴的旅客就更多了。作家、艺术家、画家、音乐家、电影明星，以至外国的元首、有钱的大亨也都纷纷“来此一游”了。宾馆里繁忙的浪潮一个接着一个，客房里每天都是满满的。有时候，客人们提议要一位导游，排来排去最后总是又落在韩竹梅的头上。为了使自己不再因为无知而难堪受窘，韩竹梅象备课一样，尽可能事先分门别类地多读一些书。渐渐地，读书学习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，成了她最好的娱乐。知识也使温柔而宁静的她，闪烁出一种高尚的教养和纯真的理性的光辉。

她赢得了领导的信任和旅客的好评。她被选为班长。然而，她也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和嘲弄。前不久，她去参加市先进工作者会议，黄秋萍便仰起脸，做出没有正眼看见人的样子说：“人家是宾馆一枝花，出头露脸的事总是她，还不是因为她长相漂亮一点！哪象咱们这号人，只配当个粗佣人……”

难道韩竹梅不是个“粗佣人”么？她听了这些话也不生气，依旧是宽厚地微笑着。她安排值班，自己一点也不少上班。洗马桶，涮痰盂，倒烟灰缸，给客厅里的花盆洒水……轻轻的，静静的，安宁愉快。是呀，她有什么值得烦恼的呢？她理解她自己。下班以后，女伴们开始洗澡，卷发髻，洒香水，然后换上“明星服”（唉，那些印刷精美的电影演员挂历，不晓得让一些姑娘们花了多少冤枉钱。其实，穿在张瑜或者潘虹身上的衣服，脱下来让黄秋萍她们穿上，也并不显得特别好看。）然后，她们去逛大街，买一截甘蔗边走边吃，去看电影，去照化妆相，去大声叫嚷着打羽毛球……而韩

竹梅呢，早已回到宿舍，手里端着饭碗，边吃边看起书来。各人的要求不一样，各人的欢乐也不同。

只是，她看书却不能得到清静。那个爱说爱叫、风风火火的于珊，却时常咋咋呼呼地来干扰她，使她看不下去……

三

看不下去！你听，除了于珊，谁会有这样粗重的脚步声？谁会把小铁桶摇荡得咣当咣当响？这天，韩竹梅正在翻看一大堆发黄的旧县志、地方史。天晓得她从哪儿找来这些破书，难道那么多的好书她都看完了么，再没有什么书可看了么！唉，那木板印的大小大小、密密麻麻的字真难认！她正用手指着那破烂的字页，象鸡啄米似地瞅着。于珊提着小铁桶，用膝盖咚地一声抵开了门，撞了进来。大概刚洗完澡，晒好衣服，她穿着拖鞋，头发上往下滴水，胳膊上还带着肥皂沫。

“那人走了？”她一进门就大声叫嚷。

“谁？”

“就是那个姓秦的！”

“喔，走了，”韩竹梅放下书，转过身来看她。

“哪里跑来的山猫野猴，我看见了他就生气！”于珊把铁桶咣地一声扔在门后，噼哩叭啦地收拾着桌子上的肥皂盒、洗衣粉、搪瓷碗、漱口杯。“瞧他穿着风衣，象个汉奸似的。在这儿住几天，一会儿要开水，一会儿要温水，还找我要墨水！好象我是他家的佣人似的。”她说话又急又快，滔滔不绝，伴随着拍拳打掌，象串江湖卖老鼠药似的。“六

发长得象个贼。他还爱吹，爱说大话。他还抽烟，呸！那股烟味！看见他就叫我头痛！怎么？他今天竟跑到我们宿舍里来了？这里是该他来的地方么？哼！这小光棍汉，净没安好心！下次再来，得防着他点，看看抽屉锁好没有——你呀，光书呆子了，对谁也没有个戒备心！”于珊说着，开始检查自己的抽斗和桌上的小摆设，然后又看了看床上的衣物被褥，床底的鞋子……

“你别那么烦人！”韩竹梅忍不住笑了起来，“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干什么的？谁是待业青年，要不就是刑满释放的劳改犯，那模样……”

韩竹梅用书捂住脸，笑出了声。“没说准。他在省电视台工作。”

“什么？他会在电视台工作？”于珊惊愕大疑。

“你听过那支歌么，《青春的梦》？”

怎么没听过呢？“青春呀青春，有多少美丽的憧憬……”轻松愉快，甜甜的歌儿，于珊不是也常爱哼几句么？

“那支歌怎么啦？”

“就是他谱写的曲子。”

“是么？凭他那半吊子模样儿，他会写出那样好听的歌来么？弄错了吧？竹梅！”

“真的。”韩竹梅认真地说，“你不知道，他还会拉小提琴，是小有名气的音乐家呢！”

“音乐家？他是音乐家？怪不得，我说看他有点不一般呢，不象平常的人！”于珊眼睛发亮了，象听见百货商店又卖减价的涤纶春装似的。“音乐家，看他穿着风衣那派头，

真棒！竹梅，你怎么会认识他的呢？”

四

怎么会认识他的？问得多怪！宾馆里的服务员，什么样的人不会认识呢？她和他认识了，看来这偶然之中似乎还有着某种必然的因素……

那天，于珊休息回家去了，韩竹梅一人上早班。五点钟起床，去给各个房客灌开水。当她轻轻地打开那个姓秦的房门，拉开灯，天哪，她几乎惊叫起来。姓秦的象一头困兽似地蜷在床上，两手抓着床单，头伸在床外，哇哇地正呕吐，扑面一股熏人的酒气。她感到胃里一阵痉挛，肠子一阵抽搐，两腿的唾腺一阵发胀，嘴里的酸水顿时冒出来了。她急忙用手捂着嘴退了出来，扶着墙直想呕。她真想就这么不声不响地离开，管他呢，宾馆又不是医院！可是她天性善良温柔，服务员怎么能对旅客的痛苦甩手不管呢？于是，她忍着翻肠倒胃的难受，走到他的床前。

“同志，你这是怎么啦？要不要请医生？”

姓秦的嘴里流涎，长长的头发败落地披在前额，那张瘦瘦的脸，黄中发青，象是挨了死神的耳光。半天，他才艰难地抬起头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她，抱歉地古怪地笑了笑。接着，身子一瘫，软软地躺在床上。“水，请给我一杯开水……”

韩竹梅忙倒下半盆热水，拧了一个热毛巾，替他擦擦脸。然后，回宿舍取两匙白糖，一撮茶叶，泡一杯水给他。他喝了，静静地躺下了。她这才找来扫帚、拖把，把室内的脏污擦洗干净，不声不响地回值班室去了。

也该这位姓秦的走运。要是碰上于珊，哼！她会咣当把门一关，然后跳到走廊里，跺着脚大嚷大叫一阵，闹得象失火似的，接着再打开门，带一群人来参观参观，当众责骂他几句，出够了气，最后才一边咕嚷一边收拾房间。

韩竹梅早把这事忘了。拖完了走廊、楼梯，打扫过客厅，快到中午，要交班了，姓秦的这才完全清醒过来，换上干净的衣服，到值班室来谢她。

“真不知该怎样谢你！”他丝毫不拘束。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人，坐在她对面，抽着烟，蓝幽幽的眼睛，亮闪闪地照着她，迅速地从她的面部划过她的全身。“我一下来，就被剧团、群艺馆、广播站里的一些搞音乐的同行们缠住了，你不喝，硬灌，所以……真对不起，给你添了麻烦……”

“这没有什么。”韩梅竹站了起来，礼貌地对他点点头，含笑说。

姓秦的这时从身边掏出小本子、笔：“请留个名，我要给你写一篇通讯——噢，我是省电视台的，秦思琴。”他说着，掏出记者证朝她眼前一晃，脸上一副炫耀的骄傲的神气。多无聊！干嘛要知道你的身份呢？我又不是女户籍民警。

韩竹梅垂下了眼睛，似乎有些害羞。“不用留名，真的不用留名，我是服务员，这是我份内的事……”

“你太谦虚了。我会知道的。”他笑着走开了。这是可信的，他是记者嘛！记者要了解一个人，一件事，和公安局调查差不多，没有拦路的，容易得很。

不一会，他回来了，惊讶地甚至有点故作惊讶地叫嚷着：“你就是韩竹梅？！”

她倒吓了一跳。“是呀！——”

“太巧了！”秦思琴笑容满面。他这一笑，脸上的皱纹增多了，才显出了他的年龄，大概有二十八九岁了吧。“我正要找你呢，你看，”他翻动他的小本子，“这是我从墙报上抄下来的，你写的诗，《生活是美丽的》，构思精巧，诗意含蓄，抒情味浓，节奏感强，有一种缠绵委婉、清亮透明的音乐的美。我正猜想，没有一颗美丽的心，是写不出这样美丽的诗句来的。我果然没有猜错。我想给你谱上曲子……”

“我那是瞎写着玩的，别浪费了你的谱纸……”

“我是准备给你谱上曲子的，不是开玩笑！”秦思琴认真地说，同时激动地站了起来，用手将长头发往后一捋，显出一种才气十足的样子。“你怕我谱写的曲子不好？《青春的梦》你该听过的吧？就是我写的。”他开始给自己做广告了。

“不值得，真的……”韩竹梅笑着摇头。

“唉？你怎么这么固执？相信吧，我们合作，保准会产生一支流行歌曲。我想现在就请你谈谈写这首诗时的体会和感受……”

可是，该交班了。黄秋萍正冷冷地站在门口，等着韩竹梅交出钥匙呢。

此后，秦思琴便和韩竹梅熟悉了。他是来小城为一部电视剧作曲的，离开宾馆后就长住在广播站。但他每隔几天就要来一次宾馆，找韩竹梅。真叫人哭笑不得。有时韩竹梅不在，就由于珊来接待他了。

五

于珊接待他可热情呢。

“快请到屋里坐！哟，你还带着小提琴哪？早就听说你是音乐家啦？哈哈，坐，坐！”于珊忙得团团转，又拉椅子，又拍床沿，那股热情真能烤得人冒汗。她望着秦思琴走进门来，脸上笑成一朵花。开胸西服上衣，露出里面大红高领羊毛衫。美人蕉！

“韩竹梅呢？”

“你喝茶？这是托人从山里带来的云雾茶，云雾茶你知道么？味道可浓呢，”叮叮咣咣，格朗朗，茶冲上了，端了过来。“你喝茶——你问韩竹梅呀？别提她了！她那个人，是个半‘神经’！这些日子整天抱着那些破烂书本子看得入迷，瞧，就是那一堆！给我呀，擦屁股还嫌纸粗呢……”她自悔失言，捂着脸、跺着脚、独自笑得浑身乱颤抖。“看书，又写劳什子，这会不知又到哪里去了，八成又去请教谁去了，她有很多老师——来，我打水你洗把脸吧？不用？噢，对了，我这儿还有糖呢。”

随即一阵翻箱倒柜的乒乓响声，糖盒子端了出来。她原先担心这个“汉奸”和“长毛贼”会偷去，才锁在箱子里的。

“难得你这大音乐家能到我们这屋来坐！这房门矮了吧？哈哈！你吃糖，这还是从上海带来的糖呢，上海产的糖好吃，而且便宜，我数过了，一斤有一百二十多块，只花二分五一块呢，武汉产的同样的糖，质量又不好，反而卖三分